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王范生先生紀念集

邵毓麟等撰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王
范
生
先
生
紀
念
集

趙恒恩題



遺

像

王梵生先生速寫



國
民
政
府
褒
揚
令

國民政府令

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兌生，志慮忠純，識略優備。早歲參加革命，躬歷戎行；厥後屢從壇坫，頗有貢獻。抗戰軍興，入參戎幕，凡所擘劃，無不洞燭隱微。夙夜辛勤，厥功丕著。茲聞病逝，殊深悼惜，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蓋。此令。

主 席 蔣 中 正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五日

蔣軍
事委員會
祭文

「維中華民國卅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敬以鮮花清水致祭王芃生主任之靈。嗚呼，蝦夷肆毒，烽火連年，全球震蕩，戰禍空前。初侵首都，繼陷武漢，國步艱難，生民塗炭，惟我同志，聞鶴興起，軍門伏劍，智竭子孫，襄贊戎機，克勤克慎，決疑定策，多所匡正。國際問題，精研靡已，胸羅勝算，抗戰到底。得道多助，八載苦戰，敵全崩潰，厥魂天奪。京邑言旋，復投華北，鴻猷未展，費志而歿，淮水清長，鍾山無恙，喪我元良，彌增悽愴。松崩百尺，隴徹誰嗣，香花為奠，靈其鑒茲，敬維尚饗。」

紀

念

照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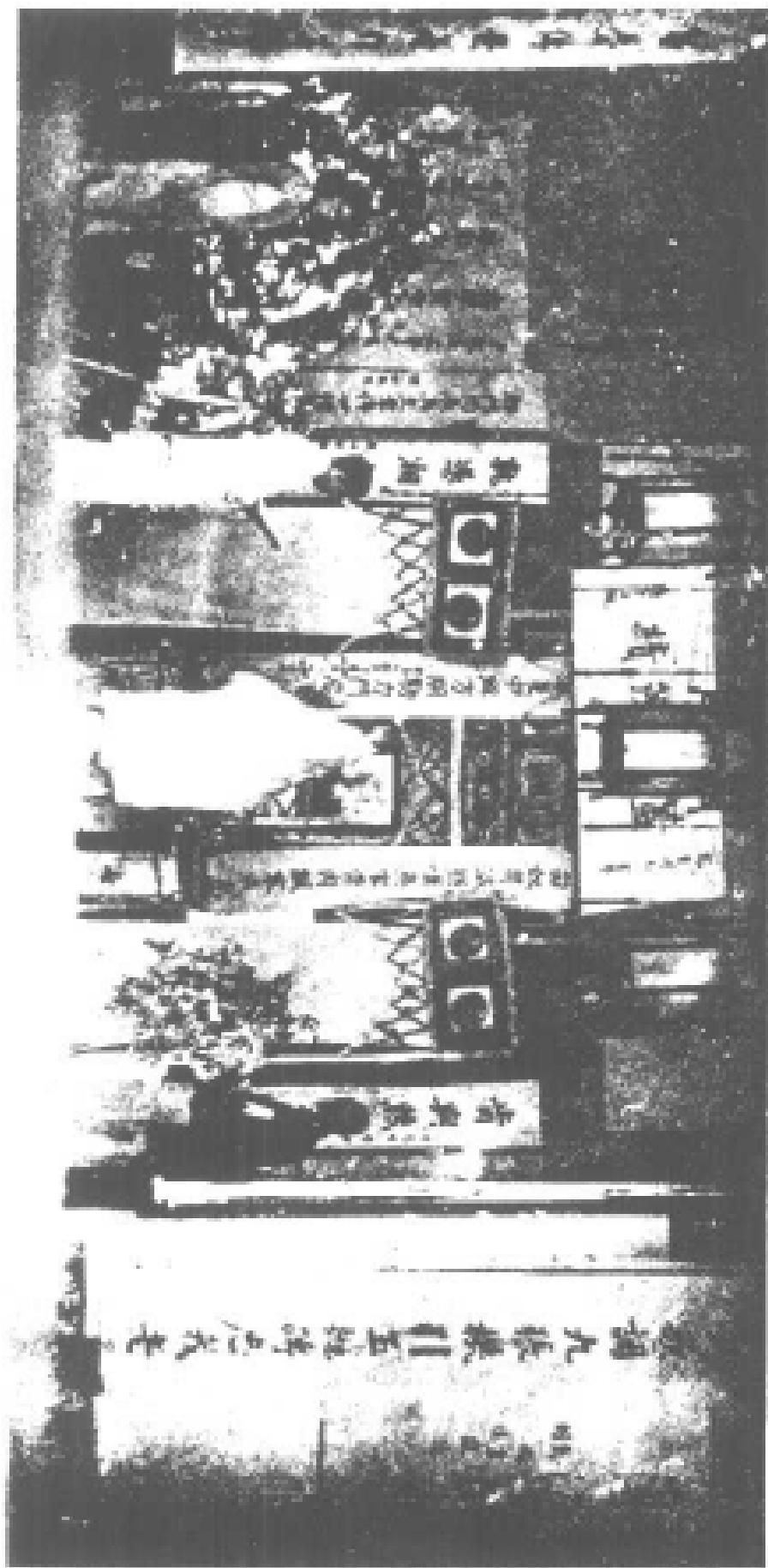
王先生先生任駐日大使館參事時與夫人鍾賢英女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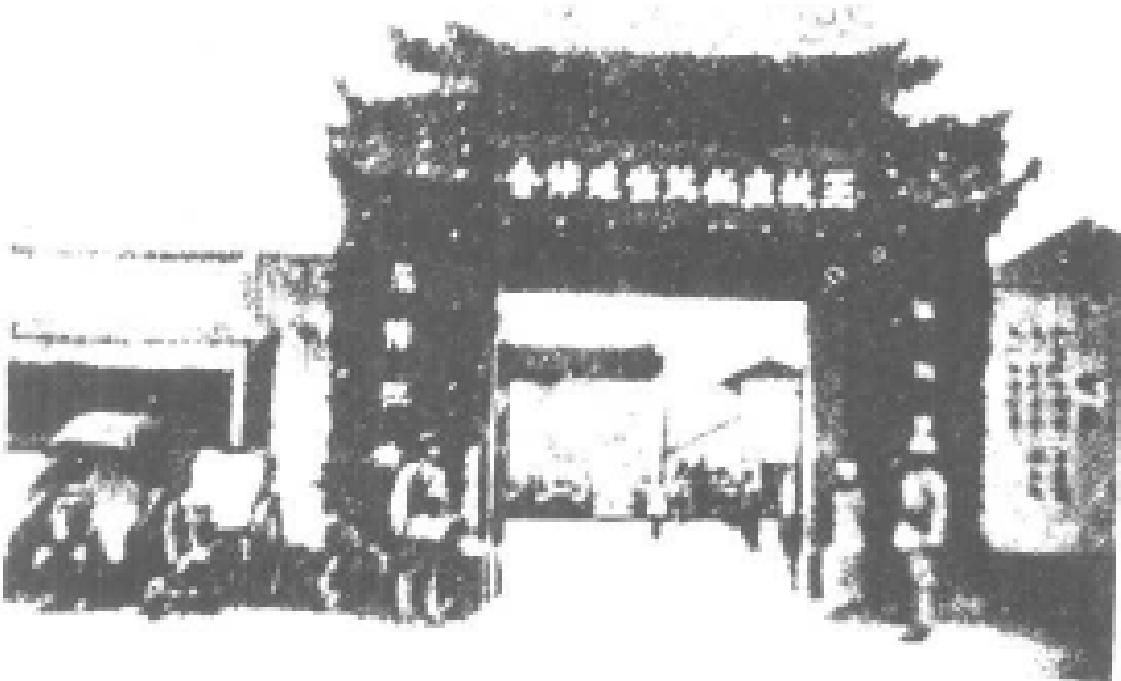




影攝王公麟所寫研題湖海圖并跋慶重在生先生光

第一空音書道





香林古寺



都一之閣

墓
及
碑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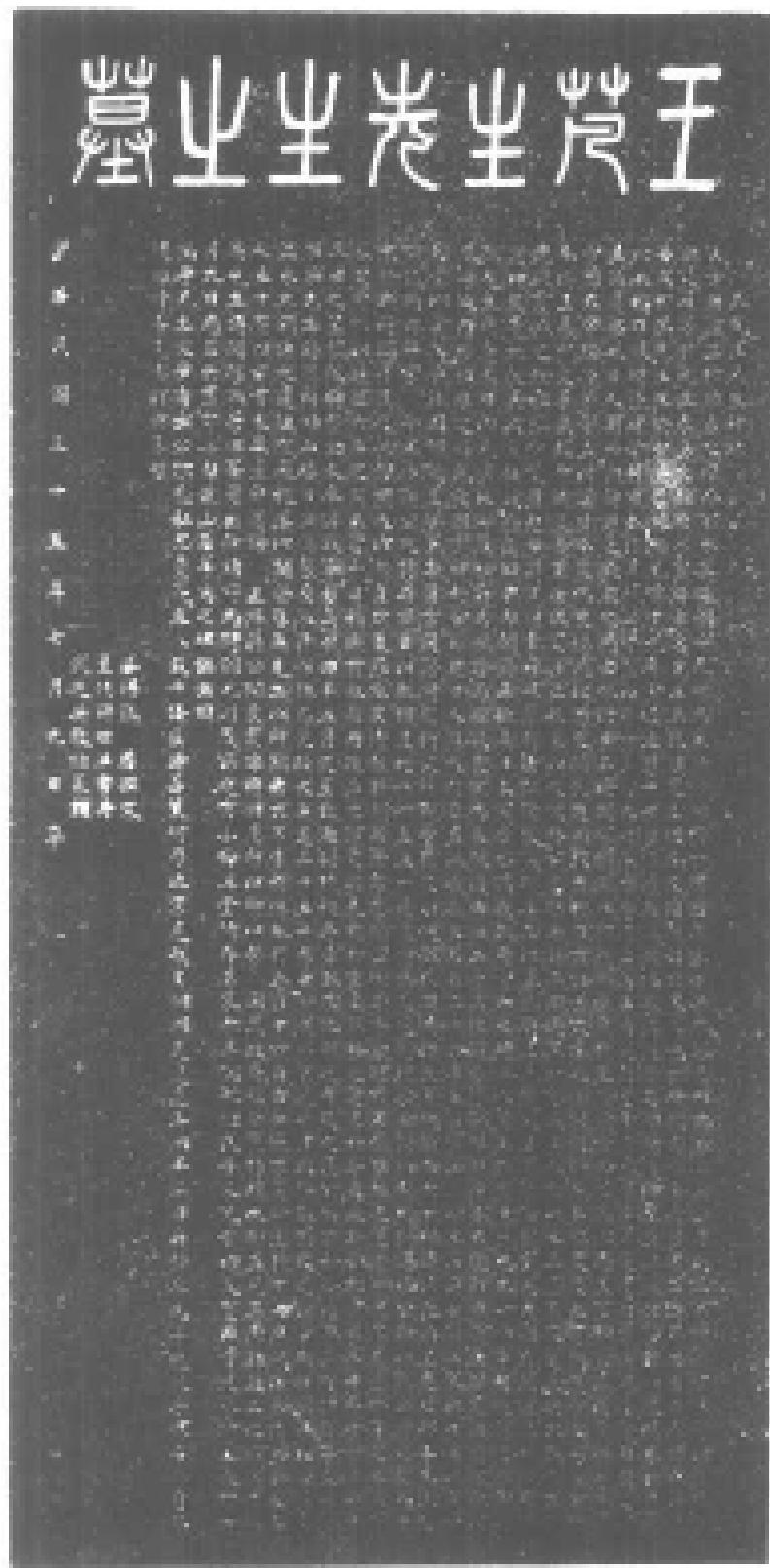


山龍山小外印號南

惠之生子坐荷王

王克生先生碑銘

夫士有自立於功名之際，而不永其施，固世人所爲哀求悼念於一時；若其生平具歷艱怠，相爲煦濡而濟者，則又不得不衆謀所以傳之後世，是單尊於先生表墓之銘，有不容辭者矣。先生王克，諱克



生，初名大楨，湖南醴陵人也。世安儒素，祖考叢琴，考昌治，妣湯太夫人，並以仁德著聞鄉里。先生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九年，癸巳正月十七日。值清政龐敗，倭寇憑陵，因自奮勵，自幼至長，恒敝衣惡食，以究窺東籍爲事。歐戰始作，輒轉得留學於日本陸軍經理學校高等科。至民國七年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遂自請見習日軍後方勤務，衝寒履險，由韓邊以至俄邊，躬覘日人用兵動靜進退成敗之所由；抗行日名將間，審察其性行術略氣度，折至外蒙古而歸，其心志蓋可知爾。尋復囊籍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益以窮日本文化之源流，政治之得失，進而致力於日古語文書之研討，明辨日本古史之出於僞造，會心希古，士林奉爲圭臬。中更華盛頓會議及魯案接收交涉，並挾策以從，獻替公忠，聲華籍甚。國民革命勢成，日人猝以五三濟南之變，尼我北伐，先生於危疑震撼之餘，承密命隻身赴日游說，與素所媒孽我者，諷謔駁論折其志，以遏亂萌。且爲陽間，上下議論宗室元老朝野間，演講辯論於京濱神阪等地，拔民政黨執政而復任中內閣，濟南撤兵，日本宣告承認我政府。當此之時，日人莫不知有先生也。九一八事起，我訴之國際聯盟，先生應邀至日內瓦，盡出所藏秘籍爲確證，萬國冠裳，詫爲未覩。洎由駐土耳其使館參事，調任日本大使館參事正邦交激盪之秋，與羣等成內外相維之局，夙夜艱虞，神形勞瘁；於日人謀我之亟，益洞若觀火。乃於二十六年五月，密呈今主席蔣公，謂其不出七月上旬，必發難以囊括華北。因請設置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親董持之，以伐敵狡謀爲職志，不旋踵，而七七禍作，流血萬里，危及邦本；先生之論議，爲世所宗，今主席蔣公倚畀亦日以殷切。且於八一三後，一度受命爲交通部次長，南游緬越，約闢滇緬公路，以應非常之

變焉。先生於戰時，竭半生之心智，繼之以忠貞，於蒐羅敵友情報，解剖國際勢態，慎密研求，條分理析，用供帷幄之運籌；一思之未屬。一事之未歲，繼晷焚膏，恒以達旦；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稍懈。於敵國內政治之演變，與夫對外重要謀略之運用，料察幾微，瞭如指掌；若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呈報敵將發動太平洋戰事；若三十四年五月之呈報敵將於秋冬屈服；及他類是者，後之應驗，無不合如符節，其有裨勝算，蓋非淺鮮。而先生竭慮殲精，血壓日漸高張，至寇降，心臟已見擴大矣。迨三十五年春，秉命周察京、滬、平、津，敵俘敵僑之處理事類，將圖所以澄清東亞永久關係之道；往復飛航，屢以觸發舊疾，先生以所關者大，不肯稍休；輒於五月十六日由平飛京覆命，遂於十七日晚，疾暴作而長逝。春秋五十有四。玄首宋華，景命遽謝。主席蔣公聞喪震悼，特頒恩命，以殮以祭，國民政府明令褒揚，禮也；抑益見忠勤致上之情，嗚乎傷矣。先生博聞強識，著作等身，出餘緒所爲詩詞，尤淵茂勁邈；有小梅溪堂詩存，莫哀歌草詞。配鍾氏，子又克方幼。友賀君貴嚴，承命主喪，於七月九日爲葬於京郊小白龍山，羣等爲之碑銘焉。

嗚乎克生，文章秀出，公爾忘私，忠貞亮直。八載平倭，匡時籌策，何乃收京，遽摧鸞翮。洞庭遙遠，三湘卑濕，臼藉鍾阜，爲寧魂魄；柔杯石鼎，身無遺物。積善克彰，以待來哲。

華陽張羣撰文
至德許世英書丹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九日立

武進吳敬恒篆額

遺

墨

存心為人則無往不利隨緣自得
 則無時不樂即物明理則無事不通
 遇事認真則終身不敗
 和而不同則不失所守犯而不校
 則不失所親博而能約則常得其精
 信而不迷則常得其真

朱子

(一) 墓 遺

天深山中行，一望草木寒。
長安市上人，多是老龍盤。
長安多是客，誰知市上人。
市上人，多是長安客，誰知長安人。
且許人自新，一朝歸故鄉。

送人歸故鄉
從此音鮮和鶯鶯

送人歸故鄉
歸人猶未度，故鄉人已知。
故鄉人已知，歸人猶未度。
歸人猶未度，故鄉人已知。
故鄉人已知，歸人猶未度。

題字及紀念論文

先生紀念冊

雄文琳也

黃

杰



王梵生先生紀念集目錄

一、遺像

二、國民政府褒揚令

三、軍事委員會 蔣委員長祭文

四、紀念照片

(一) 王梵生先生任駐日大使館參事時與夫人鍾賢英女士合影

(二) 王梵生先生在重慶渝邦國際問題研究所辦公室攝影

(三) 王梵生先生逝世後在南京治喪照片

1. 追悼會靈堂一瞥

2. 追悼會牌樓

3. 各方致送輓聯之一部

五、墓及碑銘

六、遺墨

1. 墓右銘

七、題字及紀念論文

2. 題百里先生西安事變電稿

- | | |
|------------------|-----------|
| 1. 「韓文淑世」 | 黃杰 |
| 2. 謂王先生先生 | 達震東 |
| 3. 我對王先生之悼念 | 唐綱 |
| 4. 忠舊感言 | 黃朝琴 |
| 5. 我對王先生兄之追憶 | 董贊育 |
| 6. 王先生印象記 | 鄧文儀 |
| 7. 我對王先生先生的一點追思 | 劉詠堯 |
| 8. 我所知道的王先生先生 | 游彌堅 |
| 9. 追念一個大不平凡的國民黨員 | 邵毓麟 |
| 10. 王先生先生的生平及其著述 | 陳固亭 |
| 11. 我與王先生先生 | 馬靜遠 |
| 12. 追思王先生先生 | 劉傑佛 |
| 13. 謂王先生先生 | 木下赳（楊君勦譯） |

14 追憶更新 宮元利直
（楊君勑譯） 七二

15 紀念漁邨主持人王冕先生 林嘯鶴 七八

16 我所認識的王冕先生 張重羽 八二

17 追念王冕先生在土耳其的成就 馬明道 八四

18 追念王冕先生 高一萍 八七

19 回憶與感想 楊乃超 九一

20 歷歷如昨 謝樹華 九四

21 王冕先生二三事 陳敦正 九八

22 咨談王冕先生 張之淦 一〇一

23 不朽和永恆——悼念王冕表叔 陳爾靖 一一八

24 懷念王冕伯 王爾壽 一二一

八、選載

王冕先生護送梅屋氏歸國 陳固寧 一二五

九、遺著

遺著——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 一三一

四

遺著二集
莫衷歌草

憶王芃生先生

連慶東

王芃生先生是國內有數的國際問題權威之一，其立論嚴正，見解卓越，為世人所共知。

我最初認識先生是在民國三十三年，時抗日戰爭已屆最後階段，勝利在望，各方面都在從事研究抗戰勝利後準備如何接收與重建等問題，臺籍人士之參加抗戰陣營者，也都在積極籌商光復臺灣一切準備事宜。其時我正在西安供職，旅渝臺灣人士紛紛函促赴渝，共商事宜。是年夏間，始拼擋一切，翠眷就道。抵渝後，經友人介紹，得識先生於曾家岩。先生文章，我是早在各報章雜誌上拜讀過，對於先生的立論與見解，早就欽佩。此次初度拜識，更加興奮。及暢論日本及臺灣問題，各抒所見，非常愉快，俱有相見恨晚之感。我早歲負笈東瀛，對彼邦之歷史文化社會及民族特性等，頗多留意，且自信亦不無心得，但先生之所見所論，竟為我前所未見未聞或見聞未週者，益欽先生誠非凡泛所謂「日本通」者流可比。

時先生正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承邀至該所協助研究日本及臺灣問題，此正與我此來重慶的目的相符，故欣然應命，其間為時雖暫，然得先生之指益頗多。

某次，與談臺灣淪於日本統治五十年，我國文化，摧毀殆盡，應如何恢復等問題。因提及先君臺灣通史及臺灣詩乘等遺著，其時臺灣通史在臺灣已有初版，臺灣詩乘則尚未付梓，有意併同刊行。先

生稿後，深以兩者對臺灣之恢復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關係至巨，盼早刊行，並甚熱心爲臺灣詩乘轉懸陳其采先生作序。陳先生因之題七絕四首於臺灣詩乘之扉頁以代序，其後先君遺著陸續問世，得先生之鼓勵不少。

三十四年秋，抗戰勝利，我奉命返臺，先生則於三十五年春銜命赴北平，其後聞以心疾歿於京，渝垣一別，竟成永訣，追憶往事，能無悽愴！

先生早歲卒業陸軍小學，繼入軍需學校，在校即以文史等科見稱。其後留學日本，入陸軍經理學校，復又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經濟，其治學之博之深，實爲常人所不及。軍事經濟固是先生所素習，其他如政治社會法律等，都有深廣的研究，以故每遇問題，其見解均有獨到之處。然先生能使人欽佩者尚不僅此，其氣度恢宏，膽識過人，更爲儕輩所欽敬。曾自云最服膺

領袖蔣公「實行主義，犧牲個人」之訓詞，故其能堅定立場，不畏艱險，足堪爲青年所師法。而其待人謙誠，尤足使人懷念者。

今歲值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同仁等擬輯其遺著，爰誌數語，用資紀念。

我對瓦生先生之懷念

唐 縱

韶光荏苒，歲月頻遷，日本問題專家王瓦生先生逝世，瞬屆二十周年。在臺友好，爲追憶其生平事蹟，及對國家之貢獻，特集會紀念，並出特刊，藉資表揚。余忝列知交之末，執事者囑余爲文，義何敢辭。爰就余對瓦生先生之懷念，略述梗概，聊表崇敬之至意。

瓦生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初入陸軍經理學校高等科，繼入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在經理學校期間，適值歐戰爆發，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經請准日軍後勤當局，隨軍自效，藉以觀察日人用兵之法術。在帝國大學期間，則致力於日本文化源流及政治得失之研究，揭發日本古史係屬僞造，因而見重士林。當歐戰結束後，召開華盛頓會議，對我關於魯案接收之交涉，曾挾策以從，頗多獻替。民國十七年，日本製造濟南案，阻我北伐，承密命赴日游說，抵制田中內閣對我之陰謀，厥功甚偉。十九年九一八事變，我訴之於國際聯盟，應邀至日內瓦，盡出所藏秘籍，指爲日本蓄意侵略之確證，多爲各國代表向所未覩，無不深表驚訝。嗣隨賀耀祖出使土耳其，任使館參事；旋調駐日大使館，任同一職務；對日本謀我之亟，更洞若觀火。曾於二十六年五月，密呈今總統 蔣公，謂日本不出七月上旬，必啟釁入侵我華北。果不旋踵，七七事變爆發，受命爲交通部次長，一度南遊緬越，審閱滇緬公路，以應非常之需。時余自德請櫻歸國，相與邂逅於武漢，常相過從，得悉 蔣公對之畀倚甚殷。旋奉命創辦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由其親董其事，余亦隨卽供職於委員長侍從室；因工作聯繫，接

觸較多，相互了解，遂益增進。

其時國際問題研究所之首要任務，為對日本軍政現勢之研析，用供帷幕之運籌，其使命重大，不言可知。芃生先生受命於國家危難之際，雖因事屬初創，條件缺乏，任務又十分艱鉅，却能不辭勞苦，精心策劃，戮力以赴。當即物色有志之士，共約二百餘人，展開工作。其中多為精通日本政情之臺韓籍同志與留日學生，經以一部份派赴敵區，搜集情報；一部份留在後方，擔任內勤。在極短期間內，即具見規模，作出績效。

芃生先生之令余印象最深者，殆為其公爾忘私，勇於負責，及事必躬親之精神。嘗見其每獲一項情報，雖屬片紙隻字，寥寥數語，均須親自審閱，並配合有關資料，就件簽註；其所簽註之文字，往往超過原情報三數倍；如有疑難，則繼晷焚膏，從事研析，雖至通宵達旦，不肯稍輟。因其有如此認真負責之工作精神，故對當時日本國內外之軍政情況，鮮不瞭如指掌。尤以抗戰末期，在其所作公開講演中，對於日本軍政類勢之剖析，及我抗戰必勝之判斷，無不令人折服；致對民心士氣，多所鼓舞。至三十四年，曾就其所獲情報，判斷敵於秋冬之際，必對我屈服，後果應驗；其料敵如神，有如是者，俾益勝算，曷可勝言。

不幸天不假年，這位對國家有傑出貢獻之一代英豪，竟於勝利還都後，即因積勞成疾，溘然長逝！行急當前共匪猖獗，大陸慘遭淪陷，國難深重，告於往昔，凡我肩負與芃生先生同樣使命之同志，如能效法其公忠體國任事負責之精神，對反共復國大業，必能作出同樣重大之貢獻。

思舊感言

黃朝琴

范生先生之歿，時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歲月不居，忽焉廿載。追維夙昔，誠不禁人琴之感也！

約當民國八九年頃，余與范生，始相識於日本東京。范生肄業帝國大學，余肄業早稻田大學；余妹與范生之妹，則同學於京華女子高等學校。兩家荆玉，負笈同游，少年意氣，甚相得也。既各卒所業別去，逮民國十七年，始復聚首於南京。時余供職外交部，佐司僕務。范生則以績學諳東事，聲華籍甚，爲湖南省政府總參議，恒駐京洽公務。因復與余常共晨夕，舊雨苔岑，投分深密。憶每昏暮過余，抵掌敘舊，亦慷慨論天下事，輒至夜深不倦。或餞來索食，呼麪條一碗已足，蓋范生性不喜茹葷也。時海內尚號承平，亦見京曹朋簪之盛。悠悠去日，此樂不可復得矣！

九一八後，余與范生，各奉差詔爲行人，于役海外。自爾遂各分携，會合時少。范生出爲駐土耳其大使館及駐日本大使館參事，入掌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自抗戰以迄勝利，其間運籌借箸，獻可替否，事功之裨在國家者，具見華陽張公岳軍所撰碑銘，固不必余贅筆贊續也。

范生律躬謹飭，自奉菲儉，尤不屑一身家之謀。惟於國家大事，則無時不注其心力，發爲卓識宏議，大抵見諸施爲，策效計驗。古所稱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范生有焉。其待友也誠而親，熱情洋溢。又留意人材，喜提拔後進，英髦之選多歸之。於今墓木雖拱，遺念同深，固不僅三數友朋之徧緇嗟歎也。

我對芃生兄之追思

蕭贊育

——為王芃生兄逝世二十週年紀念作——

芃生兄於抗日戰爭勝利之次年，即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以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南京，距今已二十週年矣！其生前友好，相與集議，謀所以紀念之者，並屬育爲文以彰之。芃生天資高邁，學識過人，尤其抗戰八年，主持國際問題研究所，敵情之蒐集研究，謀略之提供運用，料察幾微，殫精竭慮，其有裨抗戰之勝利，對國家有不淺之功勳，國人知之者多矣。育與芃生相識，至抗戰開始，國際問題研究所組織成立之初，謹就所知，畧述一二，藉誌追思之忱。

芃生兄初名大楨，余至民國十八九年留學日本時即已聞其大名，當時日本留學生，凡研究日本問題，認爲對日知識最多，瞭解最深者，莫推王大楨其人。時彼已學成歸國，奔走各方，無緣相見，但心儀非一日矣。迨二十六年七七事變起，余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由梧嶺回南京，一日，鄧雪水兄邀余往訪日本通之芃生於其寓所，傾談之下，始知今日相見甚歡之王芃生，即神交已久之王大楨，中心之快慰可知。當時敵人處心積慮以謀我，製造事端藉口以攻我，和平已屬絕望，戰爭無可避免，種種情勢，世人能知之，然欲如芃生之旁徵博引，條分縷析，言他人所不能言者，實不多見，故其給予余之印象也殊深。余謂之曰：「人稱君爲日本通，誠然名不虛傳」。伊笑曰：「今日最可怕者是通